

· 历史 ·

沙俄早期移民哈萨克草原探析

古力孜拉·克孜尔别克

(昌吉学院 社会科学系 新疆 昌吉 831100)

摘要: 18—19世纪,沙皇俄国征服哈萨克草原的同时,也拉开了俄罗斯人向广袤的哈萨克草原移民的序幕。沙俄的移民是沙皇为维护自己统治而进行的带有封建侵略性质的土地占领,因此具有残暴的殖民掠夺性。

关键词: 沙俄; 哈萨克草原; 移民

中图分类号: K512.3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0961(2013)02-0086-04

扩大版图,建立一个跨欧亚的世界大帝国是历代沙皇的既定政策。18—19世纪,沙俄不断蚕食周边领土,夺得了波罗的海和黑海的出海口,夺取了波兰、伊朗、土耳其等国的大片领土,并且用武力打开了通往中亚的门户——哈萨克草原。沙俄浓厚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残余,使沙俄的殖民扩张比西方的殖民扩张更增加了几分落后、残酷和野蛮,对人民造成的苦难也就格外深重。

一、沙俄移民哈萨克草原的目的

彼得一世曾下谕旨:“吉尔吉斯⁽¹⁾哈萨克汗国虽为轻举妄动之草原民族,但唯此汗国为通向所有亚洲国家和领地的咽喉及大门。”^[1]在此原则下,沙俄开始慢慢吞噬哈萨克草原,而当时游牧的哈萨克政权面临强大的准噶尔汗国的侵扰,为免受准格尔部的控制,哈萨克小玉兹的阿布海尔汗于1730年开始臣服于俄国,这样俄哈之间便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一方要求庇护,而另一方则试图扩张。在准噶尔汗国土崩瓦解之后,俄国就开始推行征服哈萨克草原的计划。建立军事据点是沙俄移民哈萨克的起点:1715年在额尔齐斯河中游左岸建立亚梅什堡,1716年在鄂木河注入额尔齐斯河处建立鄂木斯克城堡,1718年建立了塞米巴拉金斯克,1720年在靠近中国边界的斋桑泊西北建立了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清朝称为铿

格尔图喇)。通过向外扩张,使沙俄疆土不断扩大,为了戍守军事要塞线,需要大量的人,因此沙俄以俄国存在“土地匮乏”和“农村人口过密”问题以及哈萨克游牧民族“未能合理使用”草原空间为由,决定增加这个地区的俄国居民。于是,揭开了俄罗斯人向哈萨克草原移民的序幕。实际上,如俄罗斯作家罗伊·麦德韦杰夫所说:俄罗斯的问题不是土地匮乏,而是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土地问题^[2]。沙俄早期移民哈萨克草原出于以下几种目的:首先,哈萨克草原的地理位置重要,正如彼得一世所说,哈萨克是通往中亚重要入口,两次入侵中亚失败,更加坚定了沙俄夺取哈萨克的决心,为其征服中亚扫清障碍。其次,为巩固其专制统治而扩张移民,因为仅靠加强对农奴的剥削,并不能加强沙皇的专制统治和增加俄国贵族的收益。农奴日益激烈的反抗以及西方现代化的强烈冲击,使农奴制极易分化瓦解。通过不断的领土扩张,可以把沙皇的统治扩展到新的领土上,并通过移民把农奴主同农民的矛盾分散到广阔的新土地上。再次,沙皇对领土的贪婪性与贵族的贪欲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为贵族除了在自己的领地上残酷剥削农奴外,还强烈要求侵占新的土地和掠夺新的劳动力。这也促成了贵族对外贸易机会的增加。即便是在农奴制改革后,与工业发达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由于农奴制残余的影响,俄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显得力不从心,所

收稿日期:2012-12-26

作者简介:古力孜拉·克孜尔别克(1970-),女,新疆乌鲁木齐人,讲师,主要从事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问题研究。

· 86 ·

以沙皇只有靠武力去开拓市场。当时同沙俄邻近的国家不是即将走向灭亡的腐朽帝国,就是一些弱小的游牧国家,所以沙俄可以轻易得手。

二、沙俄移民哈萨克草原的特点

俄国是在没有经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情况下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其政治和经济制度带有明显的中世纪封建专制性质,因此,列宁称俄国为“封建的军事帝国”。这种社会性质决定了沙俄早期移民哈萨克草原不是一般的民族迁徙,而是带有浓厚殖民主义色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谈到历史上沙俄对中亚民族的征服和殖民统治问题时说:哈萨克斯坦并入俄国是沙俄“赤裸裸的侵占”,因此,俄国对中亚民族的“统治就是殖民统治,和其他殖民主义者的行径相比,沙俄的殖民主义行径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广袤的大地成为俄罗斯帝国主义的私有财产,我们已经到了没有宗教信仰、语言灭绝、文化危机的失魂落魄的境地,被称之为‘异族人’。与俄罗斯民族处在不平等地位”^[3]。

在政治上,沙俄借助于阿布海汗对其依赖,利用哈萨克草原各部落之间的矛盾,挑拨部落头人之间的关系,以破坏哈萨克民族内部的团结,然后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划定堡垒线,这也就是早期沙俄一步步吞噬哈萨克草原的侵略线。为进一步达到削弱哈萨克汗国及其邻近国家的目的,挑拨哈萨克民族和邻近民族的关系,使他们之间相互攻打。同时,俄国还挑拨哈萨克与清朝的臣属关系。清朝政府无力西顾也是哈萨克汗国快速走向灭亡的原因之一。1822年颁布的《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标志着哈萨克汗国的灭亡。

在经济上,以哈萨克草原有许多“没有合理使用”的“过剩的”土地为借口,将游牧民族的土地掠夺过来交给俄罗斯移民耕种。大片的牧场被改为耕地,当地的畜牧业遭到严重破坏。为满足殖民统治的需要,沙俄向哈萨克人征收各种赋税,还通过兴建铁路、工厂等大量地掠夺当地资源。

在文化上,为便于殖民统治,而使征服后的哈萨克人尽快俄罗斯化。首先,在哈萨克草原上兴办教育,最早出现在草原上的非官办学校是俄国的移民军人和哥萨克人为解决自己的子女教育而

自行创办的,因此对土著居民的俄罗斯化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后来为了给殖民当局培养翻译、文书等低级官员而开办了一些语言类学校,但是这些学校招收的学员是面向哈萨克各部落的苏丹和贵族子弟的。其目的就是借以控制和笼络哈萨克的封建首领、贵族和宗教人士,使得他们协助俄国当局进行统治。显然,他们在草原上兴办教育的真正目标不是把教育推广到广大的哈萨克民众当中,而是要达到怀柔的政治目的。哈萨克著名诗人阿拜·库纳巴耶夫用诗歌揭露了俄罗斯人办教育不是要开启哈萨克人的智慧,发展哈萨克民族的文化,而是以殖民统治为目的的^[4]。其次,还从宗教信仰上加紧对哈萨克草原土著居民的俄罗斯化,因为传统的伊斯兰教教育在哈萨克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与伊斯兰教势力争夺民心是其在草原推行俄罗斯化的一个主要手段。俄国当局对伊斯兰教采取既提倡又控制的政策。1867年俄国草原特别委员会在其报告中说道“应当对毛拉门的影响范围加以限定,不让他们来教育吉尔吉斯的年轻人,因而凭借此点不仅可以削弱草原上伊斯兰教的势力,而且多多少少也可使他们更亲近俄罗斯人。”^[5]此外,俄罗斯人认定哈萨克人对伊斯兰教的信仰不如其他中亚民族虔诚,于是鼓励在哈萨克草原传播东正教,认为对基督教的接受就是对俄国人的认同。为此,俄国当局想尽办法改变哈萨克人的信仰,如提出给予土地和其他方面的优惠政策,利诱他们接受基督教。

三、沙俄移民哈萨克草原的政策

斯大林曾经把那种为了统治民族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和奴役其他民族利益的政策称为“野蛮的豺狼政策”。为了巩固所征服的哈萨克土地,在这里扩大俄国的势力,沙俄在哈萨克草原的早期移民大致采取了两步走的策略,即前期以哥萨克移民为主的武力巩固新征服土地时期,后期以俄罗斯移民为主的哈萨克草原俄罗斯化时期。这两个时期的移民政策都是建立在偏袒本民族、践踏土著民族利益之上的。

哈萨克草原是沙俄通过军事手段征服的。为了巩固新扩张而来的土地,沙皇派他的御用急先锋哥萨克骑兵率先进入这一地区。哥萨克作战勇

猛,性格豪爽。他们是15—17世纪为逃避压迫从俄国中部地区逃到边疆地区的俄罗斯农民,后来自称“哥萨克”。从18世纪开始,哥萨克常被沙皇用作对外扩张和战争的工具。1797年和1798年,为了镇压哈萨克人的反抗,奥伦堡当局派了一支强大的乌拉尔哥萨克来到哈萨克草原。从那时起,吉尔吉斯人因受到哥萨克的排挤,而退到草原深处^{[6]90}。1822年沙俄政府颁布《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规定“由防线哥萨克小队或被派往州衙所在地的哥萨克小队,甚至也可以由长期派驻该地的哥萨克小队组成各州的内卫部队”^[7]。这给那些哥萨克武装居民移居哈萨克草原提供了法律依据。

随着沙俄势力在哈萨克草原的进一步稳固,主要由俄罗斯人组成的移民出现在草原上。他们大多是农民以及因种种原因被通缉的人,政府将他们大批迁移到被抢占的土地上,因为这些斯拉夫移民对沙皇政府是有好处的:首先可以巩固被占领的土地,使其居民俄罗斯化;其次可以从那里掠夺大量的财富。因此沙俄当局推出了有利于俄罗斯移民的偏袒政策。首先,借口哈萨克草原原先归几个部落所有,在征服后将其转归国家所有。根据1891年《草原诸省管理条例》的规定,“游牧民所拥有的一切土地,其中包括树林,均被视为国有土地”。俄国人深入草原内地并占用草原,他们对哈萨克人实行镇压和安抚并用的政策。沙俄迁移大批俄罗斯人定居在哈萨克草原,逐步实现其统治大草原的目标。土耳其斯坦军区总参谋长在他的论文里直言不讳地陈述道“我必须指出,总有一天他们自己会公开承认并心悦诚服于我们的事业,这完全是为了俄罗斯民族的利益,柯尔克孜(哈萨克)所占有的土地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土地,而是俄国的土地,俄罗斯在这里的居民所建设的一切企业、机关或建筑都是为了国家的需要,正如俄罗斯在奥伦堡草原修筑了防卫堡垒之后将草原推移到更好的牧场和冬季牧场一样,俄罗斯在这里定居以后,应该将他们(指哈萨克原居民)挤出边境或者是全部迁出”^{[6]110};其次,派出考察团弄清哈萨克草原上许多“不用的”、“多余的”土地。1891年《草原诸省管理条例》规定“凡是对游牧民来说可能是多余的,均归国家财产部管理。”1893年俄国当局成立了阿克莫林斯克临

时小组,它把移民基地的活动扩大到鄂木斯克县和彼得罗巴甫罗夫斯克县,后来又扩大到科克切塔夫县和塞米巴拉金斯克省。该小组在1893—1895年间,从阿克莫林斯克省和塞米巴拉金斯克省的哈萨克人那里没收了62.4万俄亩开垦得最好的土地。1896年俄国当局又组建了以谢尔宾纳为首的专门经济考察团,考察团为弄清多余的土地并建立移民基地而考察了阿克莫林斯克、塞米巴拉金斯克和图尔盖3省12个县。到1909年,考察团已从调查过的8个县中划出2259.2万俄亩被认为是多余的土地。这些官员竟发现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不需要”大片多余土地,建议沙俄把大片土地拨给外来的俄罗斯移民耕种。实际上,随着被征服和大批斯拉夫移民涌入,当地土著民族的许多肥沃草场和土地被俄罗斯移民掠夺。在移民征集土地时,除了以武力没收原住民“多余土地”外,还通过同当地大地主(巴依)谈判的方式取得土地。“1910年通过了一部法律,规定游牧民向移民基金会上交‘多余的’土地”^{[8]3}。哈萨克人游牧的草原、熟耕地和灌溉设施都被没收,改建为移民区,土地被分配给俄罗斯移民,并对移居哈萨克草原的俄罗斯人提供长期的免税、免服兵役等优惠待遇。为购置生产、生活必需品,以贷款的方式提供了一些物质帮助,比如免费的农具、牲畜等。哈萨克草原当地民族不仅无权享受这些,而且要缴纳帐篷税等各种赋税,负担各种劳役,如修路架桥、建筑要塞、运输军需物资以及为俄国殖民屯田、修筑水利设施等。锡尔河省总督考夫曼在他的报告中写道“向哥萨克分配了利于农耕的最好的土地,对柯尔克孜(哈萨克)则不顾他们的权利和照顾其需要与否分配了熟耕地之外也分配了需要耗费巨大劳动力的有渠沟的荒地,并剥夺了对哈萨克完全无用的冬季牧场。”^{[6]278}此外,为了防御当地的“低等人”,规定俄罗斯移民每户至少应有一支枪。“俄国的黑帮分子和一些反动官吏把哈萨克大草原上的各族人民称为‘成吉思汗和跛子帖木儿的后代’,叫嚣要像美国对待印地安人那样来消灭他们。”^[9]沙皇推行大俄罗斯主义政策,偏袒在哈萨克草原的俄罗斯移民,这不仅引起草原各民族人民对沙皇政府残酷统治的反抗,而且也成为日后哈萨克人和俄罗斯移民之间民族仇杀的历史原因之一。

四、沙俄移民的结果

俄罗斯移民哈萨克草原的结果具有双重性。大批移民的到来改变了草原地区居民民族结构和土地分配格局,也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经济文化生活,被政府强行剥夺的土地不仅仅是牧场,而且也有少数是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的农耕地,他们被当局粗暴地赶出家园,这种行径直接侵犯了当地民族的利益。其结果是数十万的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离开家园,流离失所,其中不少来到中国。同时,由于大量的土地被剥夺再加上沙皇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致使当地居民痛苦不堪,使民族矛盾激化,反抗沙俄殖民统治的民族起义此起彼伏。如1856—1857年的江霍加起义,是锡尔河流域的哈萨克人为了反抗沙俄将大批哥萨克人迁到肥沃的锡尔河流域,把哈萨克人排挤到贫瘠的荒地上去,而发起的武装起义。不久,起义被沙俄军队镇压下去。1853—1858年的伊斯特起义,起因是沙俄让居住在咸海西部的谢克特哈萨克部落交纳4000峰骆驼以运送军火,谢克特部落的人民拒不交纳,于是奥伦堡总督下令出兵镇压,以伊斯特为首的谢克特部落的哈萨克人被迫抵抗,沙俄军队对他们进行了镇压。沙俄几个世纪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逐渐使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受到破坏,致使这个游牧民族的经济基础枯竭殆尽,也使俄国正在萌芽时期的资产阶级控制了原料来源和出售商品的广大市场。

当时,俄国虽然落后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它在经济和文化上却远远超过哈萨克草原上的土著居民哈萨克人,所以它的殖民侵略毕竟不是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对较高文明的民族的征服。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俄国的统治,不管怎样卑鄙无耻,怎样带有种种斯拉夫的肮脏东西,但对于黑海、里海和中亚……都有文明的作用。”^[10]俄国对中亚的征服多少带来欧洲先进的生产方式,客观上为该地区带来了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对该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伴随着初期交往的建立,当地民族的庄稼人开始熟悉对他们来说是新生事物的农具——铁犁、割草机、耙,开始熟悉新的耕作方法……逐渐开始食用土豆、白菜、黄瓜、西红柿,移民对游牧民产生了极

大的影响,后者用数十年时间掌握了储备饲料、割草技术、大镰刀的使用在他们中间可以说是一场真正的变革。……游牧民中庄稼人的阶层扩大,移民对游牧民的定居速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8]¹⁶⁰虽然俄国在哈萨克草原上传播文化的目的是为其政治服务的,有时还与哈萨克文化出现严重冲突,但是在客观上他们在哈萨克草原传播了文明与知识,哈萨克族的知识分子正是通过俄国人创办的学校而接触了西方文明。如哈萨克著名的历史学家乔坎·瓦立汉诺夫就曾就读于俄国人开办的西伯利亚武备学校。哈萨克著名诗人阿拜·库纳巴耶夫虽没有接受正规的俄式教育,但是从俄国先进的科学文化中看到了振兴哈萨克民族的出路,并且用诗歌在广大的哈萨克人中推崇俄式教育,倡导学习俄语。

注释:

- (1) 本文中的吉尔吉斯人即哈萨克人,在18—19世纪欧洲人普遍把哈萨克人称为吉尔吉斯人,而把今天的吉尔吉斯人称为吉科卡木吉尔吉斯人。

参考文献:

- [1] 于春苓. 评19世纪俄国的中亚政策[J]. 北方论丛, 2002(1).
- [2] 麦德韦杰夫·罗伊. 无可替代的总统纳扎尔巴耶夫[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131.
- [3] 纳扎尔巴耶夫·努. 前进中的哈萨克斯坦[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0: 13-14.
- [4] 阿拜诗文集[M]. 哈拜, 译.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3: 61.
- [5]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 哈萨克斯坦政治制度史资料集: 第1卷[G]. 阿拉木图: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出版社, 1960: 377.
- [6] 捷连季耶夫 M A. 征服中亚史: 第1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7] 孟楠. 俄统治中亚政策研究[M]. 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0: 136.
- [8] 奥莉加·布鲁西娜. 中亚的斯拉夫人[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
- [9] 丁笃本. 中亚通史: 现代卷[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4: 15.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350.

[责任编辑: 孙连庆]